

人与自然

小满三唱

❁ 薛宏新

天刚擦亮，井台上的露水珠子就蹦跶开了。糞蛋爷蹲在磨盘石上啃葱油饼，胡茬子沾着芝麻粒：“今年这日头忒毒，麦芒子都晒成金针菇喽！”可不是，大堤南800亩麦地让风一搅，波浪里浮着层银霜——打春起没正经落过雨，麦粒灌浆倒比往年早了三五日。村口光伏板闪着蓝光，像群偷吃月亮的铁蛤蟆，糞蛋爷啐了口唾沫：“这铁片子晒得麦子早熟，怕是跟节气抢买卖哩！”

二婶子领着妇女们往河滩奔，红头巾飘得像串糖葫芦。“抢水抢水，手慢的喝漏锅汤！”她嗓门亮得能戳破油纸伞。今年河道涨，上游建了光伏站，水电站闸门开得板搜，20架龙骨水车早排成蜈蚣阵。后生们光着脊梁踩轱辘，汗珠子砸在锈铁链上滋滋响。谁家半大小子偷懒，让李铁匠拿柳条抽屁股：“车神爷看着呢，当心给你轱辘轴里掺痰黎！”河滩上新架了智能水位仪，电子屏红字跳得人心慌，二婶子扯块塑料布罩上：“可甭让这西洋景搅了车神爷的清净！”

蚕房里飘出煮蚕的酸香。赵寡妇今年新置了恒温箱，白蚕宝宝却认死理，非要在篾匾里打滚。“这些老祖宗，跟城里人似的要接地气。”她往供桌上添了把桑叶，蚕花娘娘的瓷像让手机闪光灯晃得眯眼——儿媳姑举着直播杆嚷嚷：“老铁们双击666，看俺婆子给蚕姑娘唱催眠曲！”突然有个穿汉服的小姑娘闯进镜头，说要体验非遗蚕丝，赵寡妇往她手里塞了把热茧子：“丫头，先把蚕尿泡洗明白喽！”

正午的日头毒得能煎鸡蛋。六奶奶挎着荆条筐钻进麦垄，苦菜叶子让晒得打了卷。“五月吃苦，赛过喝参汤。”她拍麦梗子像弹三弦，土布褂子蹭得麦穗沙沙响。小孙子举着冰棍追过来，化了的糖水顺着麦秆往土里钻，引得一队蚂蚁慌慌张张抬轿子。无人机嗡嗡着从头顶掠过，六奶奶扬着镰刀骂：“这铁蜻蜓再敢偷拍，老婆子给你翅膀拧下来穿蚂蚱！”

油坊里的榨机今年换了电动马达，轰鸣声却盖不过王豁子的铁嗓门：“使唤机器也得讲规矩！”他非要在新机器上贴黄符纸，说是车神爷欠不得铁疙瘩。菜籽油汩汩淌进瓦缸时，糞蛋爷舀了半瓢生油往嘴里灌，喉结咕咚三响：“得劲！比去年那转基因的强八丈远！”城里来的考察团举着试管取样，王豁子往油锅里扔了把花椒：“尝尝正宗的，可比你们那仪器测得准！”

日头偏西，气象台的无人机在云彩里打转。二婶子瞅着手机直跺脚：“说好的雷阵雨又改道了！”糞蛋爷却不慌，蹲在地头数蚂蚁搬家：“急啥？没见蜗牛都上树了。”话音没落，西北天边滚来几疙瘩乌云，眼瞅着要把光伏板吞进肚里。光伏电站的小年轻抱着电脑往外跑，糞蛋爷扯嗓子喊：“后生！把你那铁壳子顶头上，当心龙王爷顺走！”

雨点子砸下来时，麦穗齐刷刷仰脖子。后生们在雨里撒欢，把水车蹬得飞转：“这回可够本儿！”智能水位仪警报响成一片，二婶子抄起铁锨就要砸，让村支书拦住：“婶，这是国家财产！”她梗着脖子嚷：“让它叫！叫破天也没车神爷的梆子声好使！”蚕房门口支起塑料布，赵寡妇和媳妇们噙着新炒的南瓜子：“今年蚕茧价涨了，赶明儿给蚕花娘娘披件绸衣裳。”穿汉服的姑娘顶着荷叶接雨水，说要煮“小满节气茶”，六奶奶撇撇嘴：“这不就是俺们喂猪的泔水桶？”

六奶奶家的土灶上熬着苦菜粥，蒸汽把窗花熏得直淌泪。小孙子举着手机拍抖音，非要奶奶唱小满谣。六奶奶清清嗓子：“小满雀来全，麦穗沉甸甸……”忽然瞥见直播间人数破千，慌得往锅里扔了把盐：“可不敢再唱了，再唱成网红该上春晚了！”糞蛋爷在评论区发了个龇牙表情，打字慢得像老牛爬坡：“老婆子，把俺那油饼也拍拍！”

天黑透时，光伏板在雨里泛着蓝莹莹的光。糞蛋爷蹲在村委会门口蹭WiFi，手机里重孙子正比画幼儿园学的节气歌。他突然扯着嗓子吼了句梆子戏：“小满不满，芒种开镰——”惊得路灯底下的夜猫子扑棱棱飞起来，带着水汽的月光碎了一地，全掉进喝饱雨的麦芒里。村支书拎着公文包路过，手机屏亮着《智慧农业实施方案》，糞蛋爷往他包里塞了把新麦：“尝尝，机器可种不出这嚼头！”

您听这土地爷打呼噜呢，一声是车轱辘吱扭，一声是蚕吃桑叶沙沙，还有一声——是打春灌浆的动静，咕嘟咕嘟冒着泡儿。节气这坛老酒，那个机器换了几茬，嘬摸起来还是那套土味儿。二婶子说要腌成咸菜，赵寡妇偏要摆进直播间当“工业风盆景”，只有六奶奶拍了嫩尖尖，往粥锅里一撒，满屋子漾起二十四个节气轮回的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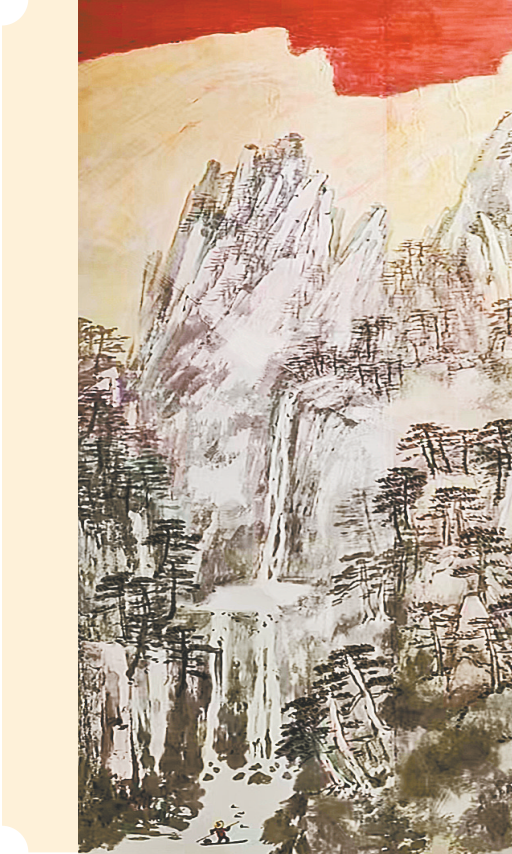
灯下漫笔

上了几岁年纪就爱怀旧。有了空闲，就寻思着看部老电影，什么《十字街头》《八千里路云和月》《列宁在十月》《南征北战》《粮食》《平原游击队》《祝福》《家》《林家铺子》，等等；寻思着翻一下某个时代具有标志性的小说，什么《三里湾》《平原枪声》《风云初记》《黎明的河边》《小城春秋》《三家巷》，还有“三红一创，青山保林”等，企图通过这些勾起对往事的记忆。人生是一次单程旅行，明知道没有回程，可总又不甘心，总想通过回忆来厘清曾经的茫然与无知，并以此来佐证人生。

有时，也靠连环画回到过去。由于网络的发达，我几乎收藏了记忆里的所有：罗工柳的《李有才板话》、米谷的《小二黑结婚》、刘继卣的《鸡毛信》、贺友直的《山乡巨变》、丁斌曾的《铁道游击队》、华三川的《白毛女》、贾浩义的《艳阳天》、施大畏的《暴风骤雨》等。空闲时，我会把这些摆放在案头，一本接一本本地翻阅，翻着翻着，就会忍不住地击案感叹，画得真好呀！由于对连环画怀有一种特殊的情感，以至在过往的日子里有些痴迷，前些天在整理收藏品时，发现《水浒传》竟然有三个版本。

第一个版本共26集，先单册出版。最早一册是1953年3月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由卜孝怀先生创作的《林冲雪夜上梁山》，到了1955年的2月至6月间，人民美术出版社和朝花美术出版社分别出版了由卜孝怀创作的《九纹龙史进》《野猪林》《狮子楼》《快活林》、由陈缘督创作的《杨志卖刀》《宋江杀惜》《清风寨》《曾头市》、由任率英创作的《鲁智深》、由墨浪创作的《石碣村》和吴光宇创作的《智取生辰纲》；随后各集在

1956年至1960年的3月间陆续面世，到了1962年才统一出版。在这26集中，卜孝怀创作12集、陈缘督创作6集、任率英创作3集、墨浪创作3集、吴光宇和徐燕孙各创作1集。



万壑松风（国画）
袁士珍

荐书架

《超低空飞行》：置身当代文学场域空间

❁ 王 昊

《超低空飞行：同时代人的写作》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李洱的最新文学笔记。以批评者姿态贴近、观察文学现场，以写作者之本能参与、表达文学现场。全书共分三辑。辑一、辑二眼光向外，着眼当代，阅人、阅世、阅文，剖析、解读同代人的创作，既包括对汪曾祺、史铁生、张洁等逝者的追念和回忆，也涵盖对莫言、格非、张炜、梁鸿、何向阳等同道的赏鉴与评论，以李洱之口与心，道出了他人所不能道的幽微与精彩。辑三回归自身，集中展示了作者的阅读兴趣和创作经验，关于如何读经典、如何悟文心、如何写自身。若你对阅读与写作之得失有所希冀，此辑或许可以作一管窥。

李洱作为中国当代一位优秀的作家，接续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非常悠久、非常卓越的传统。中国文学史上，一流的作家往往也是一流的批评家。让人感到惊

喜的是，李洱不是简单接续了中国文学史的这份传统，而是让这份传统在他的笔下、在这个时代，带上了独有的个人智慧与个人才华。无论是对待比他年长的作家，还是与他同时代的作家，对待他们身上的才华，他都饱含着惺惺相惜的感情，而且他能非常精准地写出这些作家之所以杰出的原因。

该书作为一部随笔集，非常好地呈现出李洱“有趣”的那一面。有真正的趣味是不容易的。李洱的小说是他严肃灵魂的呈现，他的随笔又是他有趣灵魂的呈现。读他的小说可能需要做充分的准备，但这本书可以拿起来就读。书中写到了很多人，李洱的表达方式虽然是信手拈来的，但读者可以感受到他对他人的细致观察，通过讲述对象的无意、自然的举动，让读者感受到这个人的灵魂样态。

选择合适的茶是有难度的。非茶区的乡下人对茶叶的了解十分有限，来客敬茶的情形也只见于少数讲究的人家。应酬往往干瘪又俗套——“有茶叶儿啊，您不来点儿？”“哎呀，怪麻烦哩，俺也喝不出啥味儿。”劳苦大众对一切消遣享乐之事保持着近乎天性的警惕与克制，“上了年纪的人才喝茶，都是一个苦味儿。”“野菊花儿，蒲公英，哪个不中？还花这钱！”然而我终是与茶有缘，尽管我至今还是不大明晰所谓岩韵、蜜糖甜、青苔味、番薯味、山场气、青草气、木质香、兰花香、花果香、紧结粗壮、橙黄明亮等业内术语，我只依据生物学的常识坚信任何口鼻无恙的人必定天然地具备区别茶叶好坏的能力。好茶，至少不应在色香味形的任一方面给品鉴者带来任何不悦的体验。

文人往往是有魔力的，平凡的事物经他们描摹与传诵，便演化成某种神圣的信仰，引诱一代又一

燕孙都在名单之中。

以《三打祝家庄》为题材的连环画很多，但唯徐燕孙绘有两个不同的版本。徐先生1899年出生于北京，自幼痴迷京剧与书画，师从管念慈与俞明，1926年与金绍城之子金潜成立“湖社”，从此以画为业，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有影响的传统派职业画家。在1950年出版的《三打祝家庄》里，徐先生深受京剧人物造型的影响，在处理人物与场面时能将吴道子的“兰叶描”、李伯时的“铁线描”和马远的“钉头鼠尾描”等先贤的笔法融合使用，而1958年版的《三打祝家庄》可能是考虑到与整部26集的艺术风格接近，在技法上偏重工细，融合了工笔与白描，在变化中寻求统一，在自然中力求形神兼备，为顶峰之作。这套26集的《水浒传》创作阵容强大，聚集了当时人民美术出版社的重量级画家，是1949年后中国连环画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影响深远。

第二套《水浒传》连环画1981年10月至1983年8月间由人民美术出版社，使用了第一套的文学脚本，参与绘作者近40人，一人一集或两人合作，可谓队伍庞大，绘画风格与水平虽有差异，但其中仍不乏大家，像戴敦邦，戴先生以《戴敦邦水浒传人物谱》《红楼梦人物百图》而著名；像创作《智取生辰纲》的罗中立、创作《清风寨》《闹江州》的施大畏与韩硕，后来都大名鼎鼎。

第三套《水浒传》是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上世纪90年代初出版的“四大古典小说绘画本”中的一种，全套40集，聚集了60位左右的绘画者，每集的绘者少则两人，多则五人，有点大兵团作战的味道，而且内容只到《水浒传》第七十一回“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绘画水平良莠不齐，其特点是程十发在全集前所绘制的108位《水浒传人物绣像》。

天下之事，有比较才有鉴别。前些天，我在手机上刷到一个孩童用一台电脑两部手机让由AI生成的人工智能充当正方、反方和评委的辩论赛，主题是《愚公移山》中的愚公是搬山还是搬家。一方面我为现在的人们特别是孩子们文化生活的丰富而感慨，一方面又突发奇想，让AI“给《水浒传》中的林冲画一幅白描画像”，AI几秒后给出的却是关羽的形象；我又让AI“给《水浒传》中的武松画一幅白描画像”，AI给出的却是张飞的形象；我再让AI“给《水浒传》中李逵画一幅白描画像”，这次AI画出来的李逵虽然手提板斧，但却长着关羽的丹凤眼和一幅张飞的鬍口。由此可见，文字可以整合，图片也可以借用，但审美的灵感和创造的思维AI却不具备。

施耐庵的《水浒传》是连环画《水浒传》之源，《水浒传》连环画是AI之源，这就是文学艺术的重要性，文学艺术能把现实生活中的无变成有，是创造，是源。而所有AI出来的东西都是流，都是模仿或整合。AI的特征就是拿数据库里最好的食物来投喂你，只是AI整合的速度快得让你目瞪口呆。所以荀子曰：“故禹十年水，汤七年旱，而天下无菜色者……是无它故焉，知本末源流之谓也。”说到底，AI只是人工智能，是工具。我们通过记忆无数次地回溯生命经历，其目的就是要保持清醒，要独立思考，回溯我们的精神源头，并以此而获得创作的灵感，产生新的精神源泉。

聊斋网品

砚是文人的池塘

❁ 潘新日

砚是文人的池塘，这是南门口那个做“文房”生意的老夫子说的。

从还没背上书包起，我就在他的摊位前玩耍，看着他躺在竹椅上，一边摇着蒲扇，一边用发黑的紫砂壶呷茶，那份悠然，老给我一种错觉，觉得他不是在做生意，倒像是退休在家的闲人儿。

事实不是那样，随着年龄不断增长，我发现来找他的人，一个个都是像他那样留着长长的头发或胡子的

人。他们寒暄、作揖，显得很亲近。我什么都不懂，只知道他们微笑、亲和，彼此敬重。

比我大的孩子说，文人的交往有时候就像朋友，买卖也一样。

没有市井里的讨价还价，没有货摊上的挑挑拣拣，门口的小茶几边一坐，几盅茶一奉，老夫子便进屋抱出一大堆笔墨纸砚。交了钱，来人便把宣纸压腋下，胳膊弯上挂着装上笔和墨的布兜，手里攥着的便是砚了。喜欢的东西，当然要亲手拿着了。

就我而言，我并没有发现老夫子有什么与众不同，我的印象一直停留在他的外表上，倒是他那一头发白的，可以扎成小辮的头发和黑白相间的胡子，让我觉得他有些不凡。

其实，让我真正认识他，是我到文化馆工作不久，馆长带我去拜访我们县城著名的制砚大师冯克勤先生，馆长找他是让他鉴定一块老砚。砚到手里，先生揣摩了很久，也没说清是哪个年代的。无奈，他便领着我们去见一位高人，想不到的，竟然是老夫子。

见到的那一刻，我笑，他也笑……老夫子一眼就认出是清朝的砚，他把手指蘸上水，用手指细细抚摸砚身，还用鼻子闻了闻。我们都不解，遂问其故。

老夫子笑道：“砚，是文人的池塘，我可以感知啊！”

见我们疑惑，老夫子说：“砚台这东西，历经秦汉、魏晋，至唐代起，各

地相继发现适合制砚的石料，开始不同的石料制作砚台，运用最多的当数广东端州的端石、安徽歙州的歙石及甘肃临洮的洮河石制作砚台，被分别称作端砚、歙砚、洮河砚，历史上，将端砚、歙砚、洮河砚称作三大名砚。到了清末，又将山西的澄泥砚与端砚、歙砚、洮河砚并列为中国四大名砚，端砚、歙砚、澄泥砚、洮河砚等名砚各擅其长。清代砚台从取材到制作都非常考究，无论是砚材的取用、造型、纹饰，还是工匠的雕琢工艺、题铭都逾越了前代，应该说到达了砚史的岑岭。后来，漆砂、砖瓦、紫砂、玉石也为砚用。砚的造型仿古、仿动植物、几何形、随形等，在清砚中各占一席。”

见我们还不解，他继续解释道：“懂行的人都知道，清砚的纹样题材十分渊博，雕琢技法以阴、阳线刻与浅浮雕为主，参以局部的镂空雕，展现出生动、细腻的风威凛凛。拿这方砚台为例，我首先从砚式和包浆上识别，摸砚时，带水、缓慢、用心地揣摩。左手握砚，右手拇指模仿磨墨，按研砚堂，细体会砚石对手指的吸引力和锋芒对手指的摩擦力。好的砚石‘如婴肤柔嫩，如热蜡粘手，如横抚刀锋’，让人感觉酥痒畅爽，爱不释手。同时，砚体上的气味的流传方式表现也十分突出，比如：刚出土的古砚由于地火和墓物侵蚀，滴上水后，会散发出浓重的土腥气，这个就很明显。”

大家彻底服了，一个闲老头，竟然懂得这么多，真是出乎意料。砚，是文人的池塘。说得真好啊！也真是，生活在古代的文人，哪一个没有一两方自己心仪的砚台？哪一个不是日日夜夜在那一方砚台里涵泳？文人与砚，相互依存，成就了多少风风雨雨的人生，伴随了多少岁月坎坷。岁月沉浮，主人不在，而砚台还在那里发光。

即便砚台已退出历史舞台，但我依然喜欢那方渊深的池塘……

然而陕茶实在一言难尽。电商平台上有有关陕茶的店铺真是少得可怜。郑州的凤凰茶城里丝毫不见陕茶的影子。千山茶业的店员衣着华美，像是剧中千金小姐，我在路边踌躇了许久才终于鼓足勇气走入店里，结果试了两款茶后便尴尬离去。我还特意去过西北国际茶城，劣币驱逐良币似是常态，专精某一品类的茶商实在寥寥。陕西的绿茶大多粗糙且形丑，好喝的红茶偏少且过于昂贵。至于泾渭茯茶，则无法可谈。

按说“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所指的古老茶区里，作为唐宋贡茶的汉中茶，清代名茶的紫阳茶，早该在茶叶市场上打出一片天地。不知道有多少茶客在了解后也同我一样空有叹息！后来我逐渐尝试了四大茶区六大茶类近百个名目的茶叶。饮茶早已不是出自养生保健的意愿，它成了我的一大乐趣。事实上我也确实极少生病吃药，我常把这功劳片面且一厢情愿地归于饮茶。

八岁前后喜欢跑步，湛蓝的天空下挂着几条黑线，麻雀立于其上叽喳多嘴。二十岁左右偏好散步，田间阡陌常有一串属于我的细碎脚印。我也曾与骑行和文字有过诚挚的热恋，但那好像是在很久很久以前。我时常悲观地审问自己：与茶的这份情缘还余多少时日？